



大会

第七十五届会议

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

2020年11月16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正式纪录

主席： 博兹克尔先生 (土耳其)

上午10时开会。

议程项目127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理事会有关事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今天在大会发言，参加一场我认为极其重要的辩论——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大会迄今所做的工作和今后的工作将塑造并确定本组织的未来，包括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今年，在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各会员国纪念了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三大支柱方面的成就(见A/75/PV.3)。没有任何其他全球性组织拥有联合国的合法性、召集力和制定规范的影响力。没有任何其他组织能够像联合国一样塑造人类的未来。我们对本组织的需求是巨大的——跨越全球。

我们期待联合国就人类当今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从大流行病到和平与安全，从气候变化到人道主义紧急情况——采取行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带来的始料未及的严峻挑战和联合国的应对措施几乎无可置疑地表明，除了改革别无选择。联

合国必须胜任使命，我们才能够更有效、更紧迫地处理包括各种危机在内的问题。

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应对和平与安全挑战的主要机构，但安理会多次未能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其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否决权的频繁使用限制了安全理事会的效力。即使在一些最紧迫的人道主义危机中，安理会也不能作出及时、适当的反应。

这使联合国创始原则和我们建设和平世界的共同努力严重受挫。联合国需要更深刻的改革，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当务之急——一项既有挑战、又必不可少的任务。

安全理事会在履行职责时，代表所有会员国行事。各会员国委予了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因此，安全理事会的成败事关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安理会的改革最终取决于会员国。这是一个会员国驱动的过程。会员国对谈判的承诺至关重要。

任何不是由会员国推动的改革都不可能使本组织及其各个支柱更加有效，也不可能取得我们期望的结果。因此，只有我们努力争取会员国尽可能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广泛的政治接受，即使没有达到一致或接近一致，真正的改革才能实现。

大会在第62/557号决定中请会员国聚焦于五个关键问题：成员类别、否决权问题、区域代表性、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规模和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以及安理会与大会的关系。

多年来，我们看到各会员国在某些问题上趋于一致。通过积极参与和务实的做法，我认为我们能够在这一议程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我与许多会员国进行的讨论令我感到鼓舞。我敦促各代表团就安全理事会的全面改革寻求尽可能广泛的共识，并继续努力解决会员国之间的主要分歧。

这一进程可以而且应该是纠正安理会结构和运作问题的机会。它不应该创造新的特权和新的问题。我期待本届会议及其讨论，目的是以包容、透明的方式缩小分歧。

我要热烈感谢波兰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女士阁下和卡塔尔国常驻代表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女士阁下负责共同主持这些政府间谈判。及早任命共同主席能让协商尽快开始。我敦促会员国继续探索安全举行大会授权的所有会议的方法，以确保大会履行职责。

在此过程中，我的团队和我将给予共同主席和会员国支持。我也准备好与共同主席协调，在年底前就政府间谈判的工作方案尝试开展一次非正式对话。我请所有会员国向共同主席提供支持与合作，并真诚地参与讨论，同时我要回顾我们的集体目标，即确保我们拥有实现我们希望的未来的联合国。

扎皮亚夫人（意大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团结谋共识集团感谢你召集本次重要辩论会。我们相信，你领导并致力于推进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会使即将举行的政府间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主席先生，团结谋共识集团愿意支持你，与你一道工作，我们感谢你在该进程中很早就任命两位非常能干、娴熟和有经验的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大使和阿勒亚·阿勒萨尼大使。我们期待以充分透明的方式，并怀着真诚的意愿与他们合作，以取得进展。我们认为，他们将以新的身份帮助会员国更加接近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共同目标。

我作为团结谋共识集团协调员，还想借此机会感谢拉纳·努赛贝大使过去三年来担任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期间所做的出色工作。

团结谋共识集团强烈认为谈判需要取得进展。今年年初，2019冠状病毒病——一个意想不到的空前挑战——严重影响了我们在联合国的所有工作，包括上届政府间谈判会议及其日程安排。我们的开局不错，举行了两次积极的会议，本来期待着按照政府间谈判规则的规定，就所有专题组及其相互联系进行更深入的讨论。遗憾的是，讨论无法开展。

我们准备好以建设性的精神对待下一次政府间谈判，相信我们能够在3月份就区域代表性问题进行的富有成果的讨论以及在前一次政府间谈判全体会议期间取得的积极成果基础上再接再厉。

我们在谈判期间强调的许多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例如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非洲、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小国在安理会的代表性，以及加强关于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和增进安全理事会与大会互动的措辞。这一进展已适当反映在修订后的要旨文件中。

9月通过的《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第75/1号决议）是朝安全理事会全面改革迈出的又一重要步骤。它呼吁为该进程注入新的生命力，这应当能够激励所有会员国参与讨论。

顾及所有声音至关重要。包容是关键。对“团结谋共识”集团来说，注入新的活力首要意味着把政府间谈判的讨论重点摆在实质性问题上。我们大家知道障碍在哪里；让我们开放地进行讨论。注入

新的活力意味着悉心听取彼此的意见，侧重于可以搭建的桥梁，用一种真正的灵活和妥协的精神把我们连接起来。注入新的活力不意味着强行改变格局或者安理会的程序。政府间谈判是得到全体会员国同意的可促使协商一致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唯一的进程和渠道。要实现该目标，所有会员国应当对安全理事会的改革进程表现出诚意和更多的灵活性。我们大家都准备好索取，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想在这种努力中取得成功，我们就必须准备好做出让步。

“团结谋共识”集团迫切想这样做。我们不为单个成员索取什么。我们不想担任常任理事国。我们的工作是为了谋求公益——即：有利于所有人的改革，有利于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自身的安全理事会改革。我们相信，我们对改革的想法是为全体会员国服务的。所有人都会受益于“团结谋共识”集团的提议。没有人被抛在后面或者被排除在外。所有人都有更好的渠道与安理会互动。我们的提议也是现有提案中最详细和最务实的，这已得到来自不同区域集团的多个成员国的一再肯定。

我们的提议表现出灵活性。多年来，我们对它进行了调整，以顾及参加谈判的所有团体的立场。我们提议设立任期更长、并且有可能连选连任的非常任席位，恰恰是出于这样的理解：一些会员国抱有为安理会工作做出更大贡献的正当愿望，并且具备这样做的手段。另一方面，增加任期为两年的非常任席位仍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即：安理会需要一个更加公平的轮值系统。六十四个会员国——即全体会员国的三分之一——从未担任过安全理事会成员。亟须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渠道。

如果我们的提议得到核准，安全理事会将由26个成员组成。9个长期的非常任席位将在区域集团中分配如下：非洲3个，亚洲太平洋国家集团3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2个，以及西欧和其它国家集团1个。增加的两个任期为两年的非常任席位中，一个席位将分配给东欧国家集团，另一个将是分配给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小国的轮值席位。该轮值席位不妨碍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参加其所属区域集

团的竞选，而相反将为它们提供加入安全理事会的一条额外途径。

请允许我强调，这种改革模式将大大提高区域代表性。非洲将成为改革后的安理会中席位最多的集团。亚太地区席位增加的比例最高。拉美和东欧集团的席位将增加一倍。我们拟议中的分配方式还将使阿拉伯国家集团这样的跨区域集团能够增加席位，并且获得更稳定的席位。

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将在全体会员国和世人的眼中享有更高的合法性。它将拥有更大的权威，更胜任它所面临的新的全球挑战与现状。因此，这也将有助于培育多边主义的持久价值观。把该愿望付诸实现的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将更加透明，更具代表性，更接受问责，并且更加民主和高效。

更加透明意味着安理会的决策不是由少数人做出，而是由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以一种充分、透明并且包容的方式做出。

更具代表性意味着不只是简单地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数目，而且也增加所有会员国定期加入安理会的机会，以便所有地区和所有声音、包括小国、岛国和较脆弱国家的声音都得到听取。

更接受问责意味着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新成员必须接受全体会员国的问责。这还意味着控制拥有常任席位的国家数目，同时减少这些国家的一些特权，比如使用所谓的否决权。

更民主意味着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新成员必须选举产生。

更高效意味着安理会更具合法性，在所有会员国的眼中享有更高的信誉，因为它是透明的，具有代表性，接受问责并且是民主的，它的决策得到充分遵守与执行，从而更好地完成安理会的授权任务。

展望下一次政府间谈判，我们重申，我们对建设性的讨论持开放态度，同时铭记：就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达成共识没有程序上的捷径。这是我们多

年来学到的主要经验教训之一。改革进程只有体现为对《联合国宪章》的修订,并能得到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核准和批准,才能取得成功。

要实现该目标,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要帮助共同主席制订一项明确的工作议程,以便启动政府间谈判时,所有的侧重点将被摆在实质性问题而非程序性问题上。这意味着提前商定预先确定好的会议次数、政府间谈判日程表以及将在每次会议上讨论的话题。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在这里,所有会员国都是平等的。因此,只为少数会员国服务的改革做法不可能解决全体会员国的问题。主席先生,“团结谋共识”集团随时准备与你和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以及全体会员国合作,以便诚挚推进这个进程。

小科斯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感谢你举行本次辩论会。我荣幸地代表四国集团—即德国、印度、日本以及我本人的国家巴西发言。我们高兴地回到大会堂,就安全理事会的改革交换看法。我们相信,在你的领导下,本次会议将取得成果。

主席先生,还请允许我就波兰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大使和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大使被任命为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向你表示祝贺。你决定在本次会议早期任命共同主席是一个积极迹象,我们希望它将转化为立即恢复会议,无论采取当前情况下可被视为安全和恰当的何种模式,并且进行有意义的接触和卓有成效的谈判。

你在10月30日的信中鼓励会员国考虑增加会议次数,并提醒我们,大会应该准备好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开会。我们重申这两个呼吁,特别是在上届会议上经历了我们的讨论在仅仅开了两次会议之后就中断的令人沮丧的情况之后。我们指靠共同协调人的技巧和他们的创造力。我们不能允许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大流行缩短政府间谈判进程。我

们时刻准备好举行实体或虚拟会议,或者加入某种书面进程。主席先生,我们听从你指导政府间谈判,以取得切实成果。

四国集团相信,正如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9月21日所承诺的那样,共同主席将指导会员国为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注入新的活力,并确保政府间谈判最终履行其最初的任务授权,根据这一任务授权,一如15多年前最初呼吁的那样,基于案文的真正谈判将为安全理事会的早日改革铺平道路。大会和共同主席可以放心,我们随时愿意全力支持这项努力。

40多年前,即1979年,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问题被列入大会议程。令人遗憾的是,40年后,关于这一问题的政府间工作几乎乏善可陈。其结果是,安理会仍然没有反映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相比之下,许多其它主要国际机构在变革和适应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完全没有理由把安全理事会置于这一进程之外。

还必须记住,在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6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强调,改革安全理事会应该是本届会议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这证实了这一议题的相关性和紧迫性。他们是在此前多年没有取得有意义的成果的情况下作出上述表态的。

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停滞越久,其代表性就越不足,而代表性是其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现在是让安理会履行《联合国宪章》为其规定的责任,代表全体会员国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如果相关行为体不能为安理会的审议和决策做出切实的贡献,帮助安理会应对今天它面临的不断增多的复杂挑战,这一目标就无法实现。安理会正在慢慢丧失其公信力、权威和合法性。我们唯一能改变的方法就是改革它。

从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中可以汲取许多经验教训。COVID-19大流行打乱了我们的日程,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然而,大多数联合国机构设法

适应了新情况，并继续进行审议，包括就全新的问题进行审议，例如与COVID-19问题相关决议的谈判，这些问题本身非常复杂，但却在几周而不是几十年的时间内达成了一致。大会向世界展示了它的有效性。它继续发挥作用。遗憾的是，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并非如此。

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我们上次政府间谈判会议是在八个多月前的三月初举行的。我们让政府间谈判搁置了几个月，而联合国大家庭其他成员则积极参与应对世界和联合国继续面临的许多挑战。就在我们的讨论似乎有所进展的时候，政府间谈判活动中断了。请允许我回顾一下我们辩论中的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包括四国集团在内的大多数会员国对于《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规定的非洲共同立场的支持是明确的，并且不断增强。遗憾的是，上届会议通过的延期决定（第74/569号决定）没有适当反映对非洲共同立场的广泛支持。

第二，许多会员国对政府间谈判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表示关切，强调有必要加强工作方法并为这一进程确定适用的议事规则。这一要求在延期决定中也没有得到适当承认。

不承认这些逐步取得进展的迹象会给政府间谈判本身带来风险。这表明，政府间谈判不是用来促成真正的谈判，而是用来阻止取得任何具体结果。由于缺乏活动、缺乏谈判案文以及一些国家不愿意真正参与实质性谈判，12年前创造这一机制的目的，即启动真正的谈判，正在失去其效力。

考虑到这些挫败，政府间谈判需要改变，并且是迅速的改变。我们始终要求提供单项综合案文和采用新的工作方法，从而开展公开、包容和透明的进程，包括网播、保存记录和适用大会议事规则。有些人认为，政府间谈判是一个非正式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在暗处运作，忘记我们年复一年在这里讨论的内容。“非正式”和“不重要”不是同义词。

我们面临的风险是，有人会把政府间谈判视作便于使用的烟幕，阻碍安全理事会进行任何有效改革，继而会导致支持改革的国家和集团在其他场合，包括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寻求其它合理解决办法。单项综合案文，最好是可以找到出处的案文，是摆脱周而复始重复众所周知立场的唯一手段，这种重复已成为最近政府间谈判的特征。案文也是确定共同点和推动互谅互让办法的最佳方式，这种方式或许可以最终产生获得会员国充分支持的提案。

我们都十分清楚，联合国的其他谈判正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从草案开始，逐步走向最后文本。鉴于我们在上届会议期间只举行了两次会议，我们必须弥补损失的时间。因此，政府间谈判应直接延续上届会议，在年底前就开始，充分利用大会的日历，举行尽可能多的会议，以达成可接受的结果。我们准备现在就开始。

四国集团对改革实质内容的立场众所周知。我们坚持认为，必须对安全理事会进行全面改革，增加两类成员的席位，实现公平的区域代表性，提高工作方法的透明度和包容性，并加强与包括大会在内的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关系。我们也明确表示支持非洲共同立场。我们知道，其他会员国对如何改革安全理事会有不同建议和不同看法，但我们相信，几乎每个人都会同意，安全理事会迫切需要改革。

这正是最初设立政府间谈判的原因——让我们坐下来，讨论如何弥合我们立场上的分歧。从来没有计划过在谈判之前达成共识。这不可能是个计划，因为这将是试图从终点开始这一进程。只有在基于文本的深入谈判之后，才能就有争议问题达成任何一致意见。现在时机成熟了。

大会和共同主席可以放心，四国集团热切希望合作，以期根据大会的任务授权，实现注重成果的进程。只有忠于政府间谈判的最初宗旨和任务授权，才能确保所有会员国对这一进程当家作主，继续将其作为我们开展工作的适当场合。在这方面，

四国集团也保留在本届会议期间重新审议大会议程这一项目的权利，具体做法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结果。

赖利女士（巴巴多斯）（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14个成员国作此发言。

首先，加共体借此机会感谢波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代表在第七十四届会议期间指导政府间谈判。我们欣见弗罗内茨卡大使再次担任共同主席。我们认为，这将确保政府间谈判有一定的连续性。我们还高兴地欢迎阿勒萨尼大使担任政府间谈判的新任共同主席。加共体将继续参与由两位共同主席引导的政府间谈判，我们保证全力支持她们履职。

主席先生，加共体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让会员国有机会思考安全理事会改革这一由来已久的重要问题。加共体希望，在我们于本届会议期间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们也将共同努力，在改革问题上取得一些具体进展。

在第七十四届会议期间，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造成的限制，我们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工作突然中断。虽然由于这些限制，我们不得不调整工作方法，但我们设法确保了联合国的工作继续下去。在这方面，加共体期待本届会议期间有一个完整的对话时间表，并准备积极参与政府间谈判。

在我们反思多年来对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讨论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每届会议结束时都没有实现改革进程中所设想的任何目标，这清楚地提醒我们，如果维持目前的现状，安理会现有的不平衡状况将继续延续下去。这些不平衡包括把整个区域、特别是非洲和我国所在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排除在常任理事国类别之外。

这些不平衡的持续存在实际上意味着，联合国目前近50%的会员国仍然被排除在其主要机构之一的常任理事国行列之外。这还意味着，安全理事

会的构成没有跟上本组织会员国构成的变化，从而引起了人们对其代表性的关切。

事实上，大会在1993年设立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理事会有关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时，它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认识到

“鉴于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增加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有必要审查安理会的成员数目及有关事项”（第48/26号决议，序言部分第5段）。

现状的持续也意味着安全理事会的工作继续错失重要观点和经验所带来的益处。

如大会所知，加共体主张保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的席位。我们认为，鉴于其独特的经验，这一会员国集团可以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重要贡献。然而，由于改革继续缺乏进展，加共体的宣传尚未达到预期目的。

主席先生，加共体赞赏地注意到你9月15日在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见A/75/PV.1）。你在讲话中承诺与会员国合作，以成功履行改革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授权。我们认为，履行这一任务授权的关键是认识到安全理事会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政治现实。要肯定多边主义和公平参与决策的价值，就必须改组安全理事会，为公平参与安理会处理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提供机会。

在我们即将于本届会议期间进行政府间谈判之际，加共体借此机会谈谈其对未来的期望。

第一，我们希望保持连续性，并在已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再接再厉。我们认为，题为“经修订的共同点和供进一步审议的问题”的文件应成为我们本届会议工作的主要依据之一。该文件反映了各方就谈判的五大支柱所表达的诸多观点，但我们认为，仍有进一步确定其实质内容的余地。加共体强调，应当对会员国表达的愿望作出回应，并本着透明的精神，避免在今后对文件的修订中排除各种观点。

第二,加共体强调尊重每个会员国的声音和意见的重要性。安全理事会改革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对改革进程和实质内容有许多不同的立场。然而,加共体认为,我们每个国家都可以作为主权国家对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对话做出切实贡献,并应鼓励最大限度的参与,以此加强这一进程的合法性。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加共体希望今年的会议能够取得一些可供采取行动的具体成果。我们多年来一直在阐述我们的立场,加共体希望,我们能够在今后几个月中找到推进这一立场的办法。

最后,主席先生,加共体再次感谢你组织本次重要辩论,并愿向大会保证,我们充分致力于早日紧急改革安全理事会。

赫尔曼先生(丹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集本次重要辩论。

我荣幸地代表北欧国家——即芬兰、冰岛、挪威、瑞典和我国丹麦——发言。

首先,我们谨感谢波兰的弗罗内茨卡大使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努塞贝大使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指导了上届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政府间谈判。我们欢迎卡塔尔国的阿勒萨尼大使与波兰的弗罗内茨卡大使一起担任新任共同主席。我们期待在本届会议期间恢复政府间谈判。

即将举行的这届政府间谈判适逢世界正在应对新的一波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重要时刻。这场大流行病考验了我们多边机构在危机和紧急时刻迅速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这场危机突出表明,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更好地应对当前和未来全球挑战的有效的安全理事会。

我们必须集体应对大流行病对安全的影响,它可能加剧全球各地的冲突、分裂和不平等。我们看到,最弱势者——饱受战争蹂躏国家的平民、难民和因暴力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其他人——往往受到

的打击最大。我们还看到,COVID-19大流行是冲突的潜在驱动因素,必须予以缓解。

为了适当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全球挑战,北欧国家寻求建立一个能支持联合国采取一致对策,更透明、更有效、更可问责、更具代表性的安全理事会——一个能反映当今全球现实的安全理事会。

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对于开启和巩固联合国系统的改革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不仅因为世人期望联合国取得成果,而且还因为我们需要保持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势头。许多代表团在上届政府间谈判中强调了这一点,而《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也重申了这一点。在该宣言中,会员国承诺“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第75/1号决议,第14段)。

正如在《联合国宪章》中所反映的那样,无论是现在还是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后更久远的未来,我们需要一个植根于为“我联合国人民”造福的联合国。在这方面,现在可能是反思和重新思考政府间谈判工作方法的恰当时机,以便思考各种裨益和潜在的新途径,以抓住政府间谈判和努力确保提高透明度的工作中取得的进展。

我们欢迎2015年框架文件和经修订的要点文件所提供的指导,这是我们当前在政府间谈判会议上开展工作的依据。然而,我们继续再次呼吁进行更具实质性的讨论。在我们看来,实质性讨论的最好方式是基于文本的谈判。北欧诸国认为,这对于取得进展至关重要。

我们还欢迎7月29日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的信,其中讲述了我们在COVID-19疫情迫使我们停止举行到场会议之前得以进行的讨论。我们欢迎将该工作顺延到第七十五届会议。

自上次于1965年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安理会已不再反映它本应代表的世界。北欧诸国支持当前为提高安全理事会现有形式下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而作出的努力,

并呼吁平衡增加所有区域在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席位,包括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为小国担任当选成员提供更好的机会。为确保安理会的代表性,至关重要的是确保非洲在安理会拥有应有的位置,增加非洲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我们确认,寻求改革安理会还意味着,我们必须仔细考虑使用否决权所产生的影响。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限制了安理会的行动能力,造成安理会未能履行其《宪章》规定的义务。因此,否决权的使用应伴随更大的问责力度和透明度。

特别是,在大规模暴行局势中使用否决权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因此,北欧诸国敦促所有会员国加入关于安全理事会对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采取行动的行为守则,以及由法国和墨西哥发起的关于在大规模暴行情况下暂停使用否决权的政治宣言。

北欧诸国仍然致力于改革和加强联合国。我们将继续重申,我们大力主张采取切实行动来改革安全理事会,使安理会变得更经得起问责、更始终一贯、更加透明和更具代表性。我们随时准备在本届会议期间参与建设性对话,并在确保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继续取得进展的共同道路上支持共同主席。

德松女士(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L.69集团作此发言,本集团是一个多样化、支持改革的发展中国家集团,这些国家支持在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正义、主权和公平。

首先,请允许我欢迎及时召开本次会议。尽管第七十四届会议期间的政府间谈判夭折,但L.69集团现在期待在我们各国领导人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第75/1号决议)中作出的承诺,在该宣言中,会员国承诺为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努力注入新的活力。主席先生,我们也期待你作为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主席发挥领导作用,使该承诺得到兑现。

我们同其他代表团一道欢迎早期任命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并向波兰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女士阁下和卡塔尔国常驻代表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女士阁下表示祝贺。L.69集团期待支持她们两人的工作,并表示希望在本届会议期间,在她们领导下果断行动,向前迈进。

显然,世人的眼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看着联合国。在这一危机时期,我们正受到评判,并且经常被发现有所欠缺。因此,我们绝不可进一步削弱人们对这个机构抱有的信心,绝不可辜负各国领导人呼吁早日进行全面改革时对我们寄予的信任,最近他们再次强调改革势在必行。

为实现改革目标,L.69集团认为,必须大大改进这个已经持续了十多年的进程。在这方面,我们谨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10月30日大会主席的信中表示愿意在2021年初开始政府间谈判,我们对此感到高兴。更加充分地利用时间表将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分配给我们的时间,并鼓励更有意义地参与。

本届会议期间举行的会议还应充分顾及2020年早些时候举行的两次会议取得的切实进展,从而使我们能够在第七十四届会议期间已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特别是对《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所述《非洲共同立场》表示的压倒性支持。

第二,在上届会议期间,许多成员同意,将大会议事规则适用于政府间谈判进程已变得很有必要。还达成广泛一致,保留记录并对会议进行网播将会提高政府间谈判进程的公开性、包容性和透明度。若不适用大会议事规则,政府间谈判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只是一个讨论论坛,无法作为一个真正的谈判进程向前推进。

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就一个可充当谈判基础的单一文本达成一致。这一点可通过下列办法做到,例如:在每次会议之后更新关于经修订的共同点和有待进一步审议的问题的文件,并在该

文件中介绍会员国的立场归属。这是政府间谈判进程具有公信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最后,我们应该回顾,正如顿巴顿橡树园会谈所证明的那样,在战后成立联合国和创建安全理事会这个国际关系中权力最强大的机构之一时,讨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这种权力的基础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合法正当权威。

在呈现出显著动荡特征的这一年,安理会的合法性今天正受到破坏。鉴于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展现妥协精神,一起致力于共同利益。L.69集团希望能够发扬这一精神,将它用于维护多边主义,首先是保护多边进程。我们必须规划一个新的渐进行动方向,拒绝维持现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实现自己的里程碑式变革,建立我们想要的更美好未来。

在追求这一目标时,L.69集团全力支持大会。我们期待增强共同主席的权能,以推动本届会议取得与联合国历史上的这个时刻相称的成果。

阿勒穆纳耶克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作本次发言。

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向你表示,阿拉伯集团支持你努力指导大会本届会议的工作,特别是改革和扩大安全理事会方面的工作,这对于包括阿拉伯集团成员在内的联合国各会员国尤为重要。

我也要祝贺卡塔尔常驻代表阿里亚·阿勒萨尼大使阁下和波兰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大使阁下被任命为本届会议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我祝他们取得圆满成功。我也衷心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代表拉纳·扎基·努赛贝大使阁下,她在上届会议期间主持政府间谈判时所做的努力备受赞赏。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给全球造成困局,其影响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鉴于此,国际多边主义显然需要真正和全面的改革,以加强各国

的合作,应对我们面临的不分对象的共同挑战。全人类目前正处于同一个战壕,应对共同的敌人。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改革及其席位公平分配问题是联合国全面改革的基本支柱之一。这使我们更加坚定和果断地加大力度,以实现安全理事会这个根据《联合国宪章》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关的实质性和全面改革,以便安理会在更具代表性、透明、公正和可信的框架内,更加胜任和有效地应对各种挑战。

在这方面,阿拉伯集团重申,根据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载有谈判进程实际依据的第62/557号决定,大会框架内的政府间谈判是在扩大和改革安全理事会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唯论坛。阿拉伯集团也强调谈判的五个关键问题及其共同要点相互依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应该维护其相互依存性并实现安理会的全面改革。

正如我们以往强调的那样,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在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要求阿拉伯国家在今后可能实现的以任何形式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拥有常任席位,并拥有该席位的一切法律权力。此外,公平代表性要求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类别为阿拉伯国家分配适当比例的席位。

安理会改革问题面临许多挑战,最突出的挑战是否决权。频繁任意使用否决权导致削弱安全理事会决策进程的公信力,在有些情况下使安理会无法担负责任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尤其是在过去三十年,否决权的使用绝大多数针对涉及阿拉伯地区的问题,这令人感到遗憾。

改革和扩大安全理事会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所有地域和区域集团公平和适当地在扩大后的安理会享有代表权。有鉴于此,我谨强调,由于自身的政治、文化和传统特点,阿拉伯集团理应作为一个独立的集团在扩大后的安理会获得席位。

阿拉伯集团代表着近3.5亿人民和22个成员国——约占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12%。此外,安理会

工作的一大部分及其议程上的许多议题都与阿拉伯区域有关,因此,扩大后的安理会必须为阿拉伯世界分配公平和比例相称的席位,以确保阿拉伯的观点得到考虑,从而维护安理会行动的公信力及其决定的合法性。

关于改进和发展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和程序,我们认为,必须确保提高安理会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包括考虑有必要商定永久性的议事规则,以取代沿用数十年的暂行规则。另外还应适当考虑增加向所有成员开放的安全理事会会议的次数。

此外,与安理会正在讨论的问题有关的国家应该能够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各次会议应该为非安理会成员参加安理会讨论提供真正的机会。非公开会议和非正式磋商的次数应减至最低限度,这样,举行这些会议和磋商将成为例外,而不是常规。此外,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一条,安理会审议的决议和声明应提供给当事国,并征求其意见,使其能够参与与本国有关的会议。

阿拉伯集团吁请安全理事会各附属机关和其他委员会向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提供有关其活动的一切相关信息。我们也强调,安理会必须恪守《宪章》规定的任务授权。

阿拉伯集团强调,它支持维护广大会员国的团结,反对强加任何未经会员国协商一致同意的步骤,由此削弱政府间谈判的公信力。不应仓促设定可能阻碍真正和全面改革的最后期限。

在这方面,我要强调,在谈判进程框架内印发的所有文件都必须准确反映各会员国和各集团、包括阿拉伯集团的观点,以便根据第62/557号决定,保证各国的立场和提议成为谈判的基础,并维护会员国主导政府间谈判的原则。

阿拉伯集团欢迎在往届会议期间取得进展,确定了各国立场和提议的共同要点,并且查明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分歧。各国和国家集团在五个谈判问题上的意见有许多趋同之处。因此,要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就必须继续在积极的氛围中开展讨论,目

的是寻求共同立场,以便达成共识,制定一项在政治上得到尽可能广泛的接受并且实现真正、全面和可接受地改革安全理事会的解决方案。

最后,阿拉伯集团仍决心继续积极有效地参与即将举行的政府间谈判。我们愿同所有其他谈判小组进行协商,目的是本着透明和建设性的精神,实现安全理事会的真正和全面改革。

卡巴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非洲国家集团作本次发言。

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召开今天的辩论会,讨论题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理事会有关事项”的议程项目127。我们感谢你致开幕辞,同时愿重申,我们致力于在这一颇为重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首先,请允许我就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生命损失向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表示诚挚的慰问。我们希望大流行病很快将成为过去,这是因为,在每个国家都祛除这一病毒之前,任何国家都不安全。

主席先生,我也要借此机会代表非洲集团再次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钻石禧年——的主席。主席先生,我们期待同你及全体会员国一道努力,尽可能就安全理事会改革达成最广泛的共识。

我们表示诚挚祝贺卡塔尔国常驻代表阿利亚·阿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女士阁下、波兰共和国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女士阁下分别被任命和再次任命为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我们向她们保证,我们支持在改革进程迄今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继续努力。我们感谢离任共同主席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代表拉纳·扎基·努赛贝女士阁下指导了大会第七十二届到七十四届会议之间的政府间谈判。

非洲始终相信,必须全面改革联合国系统,这将大大有助于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目标和理想,争取实现一个基于普遍性、平等和区域

平衡的更公正的世界。为此，我们真诚信守大会第62/557号决定和其他相关决定，针对全部五大类问题，并照顾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因此，我们拒绝一切零零碎碎或选择性的做法，这种做法违反全面改革的精神。

作为非洲联盟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十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委员会协调员，塞拉利昂副总统穆罕默德·朱尔德·贾洛先生阁下在9月份的高级别一般性辩论期间重申，非洲对于它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类别中没有席位和在非常任理事国类别中席位偏少问题感到关切。我赞同协调员的发言。

“作为非洲联盟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十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委员会协调员，我要强调，非洲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和当前的全球疫情迫切要求对安全理事会进行全面改革，为非洲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解决其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偏少问题铺平道路。”（A/75/PV.9，附件十六）

非洲仍然是唯一没有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区域，它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也偏少。非洲要求获得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拥有现任成员的全部权利和特权，包括否决权，并增加两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个问题关系到能否做到合情合理，以及能否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特别是在影响非洲区域的问题上作出决策时拥有平等发言权。现在我们应该毫不拖延地解决这个在当前的安理会构成中顽固存在的长期不公正和不平衡，

大会非常了解《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所述的“非洲共同立场”。但是，为了清晰准确，请允许我重申，非洲要求

“获得不少于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拥有常任理事国的所有权利和特权，包括否决权，并要求获得五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尽管非洲原则上反对否决权，但它认为，只要存在否决

权，就应当合情合理地将它赋予所有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我们呼吁立即满足非洲关于它在安全理事会内获得公平席位数的要求，这一要求继续得到联合国会员国的广泛支持。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在给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主席的信中特别提到这一点，他们在信中详细介绍了他们对届会所作的评估，并评论说，他们“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表示支持纠正非洲遭遇的历史不公正，还要确保按照非洲共同立场，让非洲在改革后的安理会中拥有更合理的席位数。”

这一事态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非洲共同立场的公信力和可行性。它以我们的共同立场在联合国会员国中获得的广泛支持为基础，表明非洲共同立场仍然未受到挑战，这一立场要求纠正它在安全理事会没有常任理事国席位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偏少的历史性不公正。

考虑到以前和即将举行的政府间谈判，请允许我代表非洲集团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非洲集团要求本届会议讨论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它如何影响联合国的工作，特别是涉及安理会构成上的不公平和非常任理事国在体制知识和决策上的不利处境。

第二，非洲集团要求本届会议专门开会讨论各种政府间谈判文件的现状，以及今后需要做的工作。这对于政府间谈判取得进展从而理顺会员国的不同观点和立场至关重要。

第三，我们感到关切的是，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干扰了第七十四届会议的讨论。因此，我们希望各会员国能够在本届会议期间弥补失去的时间。我们希望，尽管疫情持续发生，仍然继续召开面对面的会议，并希望即将召开的会议不受干扰。

为实现我们的领导人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的明确愿景，我们重申，我们将同全体会员国一道努力，开展一个公开、透明、包容各方并由会员国推

动的进程,以期取得进展,进而最终做到让安全理事会拥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更民主、更有效和更透明,以提高其决策的合法性。主席先生,我们鼓励你作为这一进程的担保人从中斡旋,呼吁各会员国以建设性方式积极参与,从而主导这一进程。

此刻,非洲集团表示深为赞赏和感谢各会员国和感兴趣的集团毫不含糊地明确表示支持《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所载的非洲共同立场。

今年,在我们努力为改革议程注入新活力之时,我最后重申,非洲始终团结一致,坚定致力于第62/557号决定和大会其他相关决定所规定的全面改革。我们准备同各会员国合作,为非洲共同立场争取支持,以纠正非洲遭受的历史性不公正,并实现我们让安理会反映当今世界现实状况的集体诉求。

鲁赫莱斯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哥伦比亚感谢召开本次大会全体会议,讨论安全理事会改革事宜,此事对全体会员国至关重要。

我还要分别祝贺波兰大使和卡塔尔大使被任命为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谈判将于2021年上半年举行。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赞同意大利大使玛丽安杰拉·扎皮亚夫人以团结谋共识集团各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现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作如下发言。

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哥伦比亚在旧金山参加了《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自那时以来,我国基于对多边主义的坚定信念并严格遵守国际法,在本组织中不断发挥积极作用,以期建立一种公平和有章可循的国际秩序。

在这方面,我国重申,政府间谈判是就安全理事会改革举行辩论的唯一合法平台。我们相信,在2021年,就2008年第62/557号决定所确定的以下

五大类问题开展的实质性讨论将取得进展:理事国类别,否决权问题,区域代表性,扩大后的安理会规模及其工作方法,以及安全理事会与大会之间的关系。

在这方面,我谨强调,基于案文的谈判是哥伦比亚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必须继续重点讨论实质性问题,而不是把精力集中在程序性事项上。为此,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任何寻求设立新规则或改变目前政府间谈判形式的提议。

我国代表团还认为,协商一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可能途径,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同时考虑到所有人的共同关切和愿望,即设立一个具有执行任务所需的明确问责机制的、更具代表性、更加民主、透明和有效的安全理事会。

哥伦比亚认为,要实现安全理事会的建设性和全面改革,最适当的途径是在非常任理事国类别中新增任期按传统为两年的席位,以及新增任期为两年以上、有可能即行连选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较长期的席位符合某些联合国会员国的正当利益,使其能够在履行任务期间为安理会工作做出更大贡献,同时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全体会员国轮换制度。

对哥伦比亚来说,今后增加任何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不仅会阻碍公正和全面改革的前景,而且也违背民主原则、公平和所有会员国参与集体建设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利。这只会加深现有的不平衡和困难。我们谨表明,哥伦比亚不支持寻求给予新成员特权和不同权利的倡议,我们看不出扩大这些特权可以如何增加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透明度。

“团结谋共识”集团提出的模式为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打开了大门,使它们有机会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平等的努力和贡献。在这方面,我们通过确保区域平衡来重申民主和代表性的原则。

今天,我们在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克服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气候变化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出现带来的后果等诸多挑战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打算改革的全球治理制度必须以加强整个联合国的能力为基础。

因此,安全理事会不能只是固守陈规、鼓动其成员开展狭隘的利益竞争、完全照搬70年前的准入权授予机制的论坛。相反,它必须成为合作中心,紧密关注当今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挑战。

最后,我想引用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的话,他在题为“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的报告中指出:

“今天,要有集体安全,就必须承认,世界每个地区眼里最紧迫的威胁,实际上也是所有地区最紧迫的威胁”(A/59/2005,第79段)。

因此,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必须成为供全体会员国参与的有力平台。现在是梦想和建设明天的联合国的时候了。我们有责任应对当前的挑战、满足当前的需求,为下一代建设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梦想中的安全理事会基于我们通过“团结谋共识”集团倡导的五项原则:透明度、代表性、问责制、民主和效力。

张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我同样祝贺波兰常驻代表维罗涅卡大使和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尔萨尼大使被任命为第75届联大政府间谈判机制的共同主席。中方将全力支持共同主席履行职责。

我还要感谢阿联酋常驻代表努塞贝大使和波兰常驻代表维罗涅卡大使,在担任第74届联大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期间,为推动安改工作所作的积极贡献。在她们的出色领导下,政府间谈判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达成重要成果,保障了政府间谈判工作的延续性,为本届政府间谈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刚刚纪念了联合国成立75周年。75年前,世界各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胜利,创立了联合国,也决定了当前安理会的总体架构。75年来,安理会积极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神圣职责,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支持安理会与时俱进,革故鼎新,进行合理、必要的改革,更好地履行宪章赋予的职责,更好地服务各国人民的利益,确保改革成果为人人共享。

如何实现人人共享的改革,关键是要把握正确方向。方向一旦出错,改革注定事倍功半,也有违会员国的初衷和期待。改革要体现公平。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是当今国际格局最重要的特征。安理会组成南北失衡、发达国家代表性过剩是催生这一轮改革进程的重要动因。改革实现公平,唯一的正确方向就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纠正非洲国家遭受的历史不公。

改革要坚持平等。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从改革中受益,能够更多参与安理会。时至今日,仍有60多个国家从未进入过安理会,一些中小国家平均每50年才有一次机会。改革的优先方向就是要增加中小国家进入安理会并参与决策的机会。安改决不能以牺牲他们的机会平等为代价,仅仅满足个别国家的私利。这样的改革不是绝大多数国家需要的改革,也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

改革要基于共识。安改涉及每个会员国的根本利益和联合国长远发展,必须坚持协商一致原则。只有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改革方案,才能确保改革的合法性和安理会的权威性,才能确保改革成果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才能让安理会工作更加民主、透明、高效,才能避免造成分裂和对抗。

根据联大第62/557号决定,政府间谈判是会员国讨论安改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中方支持本届政府间谈判沿着会员国主导的正确轨道,以非正式

全体会议的形式,就改革涉及的五大类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争取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在政府间谈判机制下推动改革向前走,同时也需要正视现实。当前,各方对改革方向和思路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历史证明,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启动具体案文谈判、强推合并和形成单一文件、人为设定改革时限,甚至强推不成熟的改革方案,无助于改革进程健康发展,还将加剧对立,引发对抗,甚至颠覆政府间谈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政府间谈判会议安排应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在共识基础上形成。会议数量应服务于会议讨论实效,不能为开会而开会。考虑到安改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中方支持联大主席和很多国家的意见,即实体会议仍然是政府间谈判的最合适形式,最有助于各方畅所欲言,形成共识、消除误解。政府间谈判是联大非正式全会。要求对政府间谈判进行网络直播、形成会议记录、适用联大议事规则,显然与联大非正式会议性质不符,违背了联大62/557号决定,也有悖于联大惯例作法。联合国法律部对此已有明确回应。当前,我们应把重点放在五大类问题的实质性讨论上。

中方呼吁各方展现政治意愿,积极、建设性参与政府间谈判,愿同各方共同努力,通过对话协商不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始终确保改革走在符合会员国共同利益和联合国长远发展的正确轨道上,确保实现改革结果人人共享的目标。

法菲尔德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同其他人一样,祝贺我们的波兰和卡塔尔同事获任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并感谢我们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事在上届会议期间所做的贡献。

今年是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成立75周年。自1945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联合国会员国从51个增至193个,而且我们都面临新的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从迅猛的技术进步及其造成的破坏到前所未有的安全、经济和卫生挑战,如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联合国未来75年的前景,以及我们如何确保它继续为所有国家服务。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切实进行改革,力求确保联合国胜任使命、有效、公开和透明,并对会员国负责。安全理事会需要不断发展,以确保它能够在迅速变化的安全环境中敏捷而果断地采取行动。

澳大利亚一贯强烈主张在三点上改革安全理事会。

第一,为了保持相关性和有效性,安理会需要更好地反映当代地缘政治现实,增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性。

第二,它需要更好地接受会员国的问责。必须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包括更好地与大会、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其他伙伴协调;确保在整个联合国系统更多地使用一致的分析信息;以及更好地与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协商。

第三,需要就否决权的使用制定更好的标准,使否决权的使用变得更透明、更有限。

尽管进行了多年的讨论,但安全理事会改革充其量只是蜗牛挪步。我们敦促政府间谈判转向基于案文的谈判,这将营造实现变革所需的势头。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举行的政府间谈判应直接延续上届会议的政府间谈判,以避免重复。我们应该使政府间谈判成为一个适用大会议事规则的更加公开、透明的进程。

改革联合国机构的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敦促会员国团结一致,致力于在安全理事会改革方面取得切实进展,以便安理会能够更好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更好地应对今天和明天的挑战。

米穆尼先生(阿尔及利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波兰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女士阁下和卡塔尔常驻代表阿里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女士阁下获任本届会议安全理事

会改革问题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并向她们保证，我国代表团将自始至终给予支持与合作。

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提供了一个独特机会，便于促使这个国际体系继续走富有活力和卓有成效的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道路，从而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理想，并重申本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我们不可忽视二十一世纪的现实。因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切实改革联合国系统，使安全理事会变得更具代表性、更切合实际和更能应对和平与安全挑战。

为此，我们仍然坚持第62/557号决定，并重申政府间谈判极为重要，是推进我们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集体努力的唯一合法谈判论坛，它包含五个主要专题组，并考虑到这些专题组之间的相互联系。任何割裂或有选择的办法都可能危及全面改革的最终目标。

我们还要重申支持2015年7月31日分发的框架文件，该文件准确反映了会员国和利益集团的立场，特别是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非洲共同立场，该立场得到了大会的广泛认可。我们欣见，上届会议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在其7月29日的信中正确地重申了这种广泛支持。

非洲只要未拥有安全理事会常任成员席位和拥有的非常任成员席位数目不足，就继续遭受历史不公。必须按照非洲大陆在《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中提出的正当要求来纠正这一历史不公，在安理会为非洲大陆提供两个常任成员席位和增加两个非常任成员席位。只要否决权存在，就必须根据作为《联合国宪章》基石的公平和主权平等原则，将这一特权赋予新常任成员。

尽管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造成了不幸的局面，导致第七十四届会议政府间谈判进程中断，但本届会议应是一个机会，便于保持势头，不仅维护迄今取得的成果，而且还处理这一进程中一些最棘手的深层次问题。

我们不能再一味进行讨论却没有取得具体成果或进展。仍然至关重要，应集体参与，争取达成可能获得尽可能广泛共识的全面改革。我们鼓励共同主席在本届会议政府间谈判结束时可能产生的任何文件中反映会员国有明确归属的看法。这种做法有可能增进人们对这一进程的信任和提高这一进程的可信度。

我们同样认为，会员国应与大会主席和谈判共同主席一道，在政府间谈判会议开始时商定会议的次数、寻求的成果类型和文件的发布时机。鉴于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讨论的重要性，我国代表团认为，到场会议仍然是即将举行的政府间谈判会议的理想形式。

最后，我们谨强调，必须在已经取得的进展基础上再接再厉，以实现我们各国领导人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提出的愿景——使安全理事会更具广泛代表性、更民主、更有效、更合法和更开放。作为非洲联盟十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委员会的成员，阿尔及利亚随时准备建设性地参与政府间谈判进程。这一进程必须由会员国驱动、包容各方和透明，才能取得成功。

我国代表团赞同塞拉利昂常驻代表和科威特常驻代表分别以非洲国家集团名义和阿拉伯国家集团名义作的发言。

巴索尔斯·德尔加多 (Bassols Delgado) 女士 (西班牙) (以西班牙语发言)：西班牙赞同意大利常驻代表所作的发言，后者在本次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年度辩论会上详细阐述了“团结谋共识”集团的立场。因此，我将不谈论“团结谋共识”集团的详细立场，而将只分享一些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简要和互补的想法。

在这样做之前，我谨同前面各位发言者一道欢迎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波兰常驻代表和卡塔尔常驻代表。她们可以放心，西班牙将支持她们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政府间谈判中履行职责。在这个由

会员国主导的进程中，共同主席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

首先，请允许我重申，西班牙支持政府间谈判框架。加强多边主义和支撑多边主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必然涉及加强联合国。为加强这个机构，我们必须在协商一致基础上改革安全理事会。协商一致是任何此类改革获得广泛和共同支持的唯一保障。

诚然，进展一直缓慢。情况如此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因为我们向往一致商定的全面改革。西班牙不希望局部改革或没有共识的改革。如果说政府间谈判没有取得更快进展，那是因为没有就辩论的一些核心要素达成一致，还因为一些国家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然而，我们绝不可让这一缓慢的进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具体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并且就五个专题组的一些要素达成了共识。

对西班牙来说，就关于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的提议达成共识的唯一途径是，我们所有人都审查我们的初始立场，展现灵活性，表明有能力倾听和回应其他会员国提出的观点。“团结谋共识”集团立场的演变是这种能力和灵活性以及我们期望对话和达成协议的一个实际和明显的例子。我们希望在政府间谈判中进行更多对话和取得更多进展。

关于即将于明年开始的政府间谈判，西班牙请共同主席确保可预测性，提供完整的会议时间表，明示每一次会议将要讨论的专题组或问题。这是确保讨论富有成效的最佳途径。

作为“团结谋共识”集团的成员，西班牙仍然坚信，安全理事会改革必须基于各国主权平等原则，以便建立一个更加民主、更具代表性和更加透明的安全理事会——一个享有更大合法性和更加有效的安全理事会。正如大会所了解的那样，我们倡导的改革模式以更加民主和透明的方式加强区域代表权，不阻止那些合情合理地盼望承担更大临时责任的人这样做。

我们将继续努力避免通过牺牲他人利益为己牟利的零和逻辑思维。我们认为，陷入这种逻辑陷阱将破坏谈判，必然带来负面结果，这将削弱本组织，长久以往会导致我们所有国家吃亏。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召开本次辩论会，讨论大会议程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并感谢你作了开幕词。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意大利常驻代表以团结谋共识集团的名义所作发言。

主席先生，我们也非常感谢你决定任命卡塔尔的阿勒亚·阿勒萨尼大使阁下和波兰的乔安娜·弗罗内茨卡大使阁下担任政府间谈判进程的共同主席，我们要祝贺她们获得任命。我们完全相信她们丰富的经验和技能能够指导政府间谈判进程取得积极成果。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拉纳·努赛贝大使作为大会前几届会议共同主席所作的贡献。

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包括迎来七十五周年纪念的联合国在内的多边体系正处于历史转折点。那些构想了联合国的人作出的承诺已受到削弱，不过黑暗的尽头有一线光明。一方面，安全理事会积累了包括大会在内的其他联合国机构的所有权力和权威。另一方面，由于常任理事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现有和新出现威胁时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设想，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必须是更广泛的多边体系复兴的一部分。安理会必须变得更具有代表性、更加反应灵敏、更民主、更透明。与此同时，必须恢复安理会和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之间的平衡，以振兴整个多边体系。

团结谋共识集团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提议反映了就安理会全面改革达成一致意见的最合适基础。为了补充我的意大利同事和团结谋共识集团其

他代表的发言,我要列举以下理由来支持该集团的提议。

第一,我们的提议是公平公正的。它尊重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不对国家作区分。

第二,对大会来说已改变的现实是,如今有193个会员国,而不是安理会上次改革时的100个。因此,团结谋共识集团希望增加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所有会员国在安理会获得更大、更频繁的代表权的机会。

第三,我们的提议将通过定期选举的民主机制,以及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通过连任,来加强安理会成员的责任。

第四,我们的提议很简单。它建议大会批准对《联合国宪章》的一项直接修正。

第五,团结谋共识集团的提议是现实的。它如经批准,就将在大会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并获得安全理事会所有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必要批准。

最后,团结谋共识集团的提议是灵活的。它可以通过各种安排,照顾到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愿望和利益,包括非洲和其他区域集团,如阿拉伯国家集团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愿望和利益。

团结谋共识集团不赞成一些国家申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由如下。

第一,不能用一个问题来解决另一个问题。人们经常提到的安全理事会的缺陷主要来自五个常任理事国越来越频繁地无法就尽早公平应对冲突和争端取得一致。新增常任理事国会增加瘫痪的可能性。我们不应该火上浇油。

第二,接受几个国家成为常任理事国将违背《宪章》的主权平等原则。《联合国宪章》中关于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规定本来就违背主权平等原则。我们无法在加入联合国时改变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平等的国家现在应该通过支

持旨在批准这种规定的任何决定,接受对该原则的进一步妥协。

第三,支持新增常任理事国的提议将减少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在安理会得到公平代表的可能性,因为从数字上看,新增五个或六个常任理事国可能让联合国180个或更多其他会员国再失去10或11个席位。

第四,增加个别新常任理事国的提议不会得到大会尽可能广泛的支持,也不会得到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赞同,因此这个提议是徒劳的,会让扩大安全理事会的前景遥遥无期。

我要补充一点,我们尊重四国集团一些成员的成就和贡献,但在其所处区域内外,还有其他国家在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服务方面有着同样良好的信誉。它们自认为是常任理事国候选人即便称不上傲慢,那也是武断和自私的。

最想坚持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国家来自我们这个区域。这个国家热衷于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它自从独立以来已经发动了20次战争。它在我们整个区域煽动恐怖主义和不稳定,特别是针对巴基斯坦这样做。

我们有明确、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它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多项决议,这些决议呼吁在行使自决权的基础上,通过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公平、自由的全民投票,最终解决有争议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问题。它部署了90万军队来镇压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由的合法斗争。它正在犯下联合国文件中记录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日复一日威胁对巴基斯坦进行侵略,并违反停火,越过巴基斯坦领土的控制线杀害无辜平民。

团结谋共识集团对非洲所持立场的看法不同于对四国集团争取常任理事国席位的看法。非洲集团正力求纠正非洲大陆遭受的历史不公正。我们正在为非洲寻求更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两个扩权后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团结谋共识”集团愿意与非洲集团一道探讨如何调整其区域办法,使所有区域都

能够选择自己的候选人，担任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成员。

我们愿澄清非洲立场带来的几个问题并推动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是展现我们灵活性的做法和例子。对于那些在大会表示支持非洲立场的人，包括四国集团，我想问：他们是否准备接受非洲就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提出的区域办法？

大会一致决定，应通过尽可能广泛的一致意见，换言之，通过协商一致来实施安全理事会改革。可以通过政府间谈判的互动进程来达成共识。与过去一样，这种互动过程最好通过面对面的会议来进行。我们希望共同主席能够为本届会议的政府间谈判会议提供时间表，并指明每次会议将专门讨论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就安理会全面改革所涉及的每一组问题及其之间的相互关联达成广泛一致意见。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尝试说明在哪些领域达成了共识。

政府间谈判面前的两份文件表明，会员国之间存在巨大分歧。显然，鉴于这些巨大分歧，现在考虑基于文本的谈判还为时过早。通过相互迁就和灵活变通，可以达成共识。各方的立场都很坚定，反映了核心的国家安全利益。任何人都不应指望胁迫或威胁抑或是威胁诉诸其他方法和程序就能迫使他人从其立场上退缩。

任何诉诸表决的做法都将违背促进尽可能广泛共识的协议。这种做法将扼杀谈判进程，并对早日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希望造成致命打击。同样，网播和谈判过程记录可能会削弱而不是加强达成妥协和趋同的前景。政府间谈判的非正式性质是谈判富有成效的关键所在。

让我们建设性地开展工作。让我们谨慎和审慎地进行政府间谈判，以便探索并确定在哪些领域可以拉近立场。这是实现早日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唯一途径。

雷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我们欢迎关于安全理事

会改革的本次重要年度辩论。我们也期待着下一轮政府间谈判。

首先，我谨向我的同事——波兰大使和卡塔尔大使——表示我个人的祝贺，祝贺他们被任命为本届会议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他们可以放心，我们将自始至终全力支持并配合他们。

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过去不仅在我的祖国加拿大，也在许多其他国家从事过多年宪法改革工作。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涉及许多利益攸关方、许多群体和非常高的风险。就安全理事会而言，它有权在和平与冲突问题上迫使各国采取行动，这要求我们深思熟虑，谨慎行事，确保改革和扩大的安理会合法和有效。

加拿大非常自豪成为“团结谋共识”集团的一员。大会今天听取了本集团几位代表的发言。我完全赞同我的意大利同事扎皮亚大使今天的发言。她非常清楚地解释了本集团如何致力于根据协商一致、透明和包容性原则开展的基于改革的进程。

（以法语发言）

“团结谋共识”集团的提议肯定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几个谈判周期中，我们评估了其他会员国和集团的立场。鉴于安全理事会改革至关重要，加拿大将继续尽最大努力达成尽可能广泛的共识。这是必要的，需要持续努力。在确保安全理事会有代表性、负责任、民主、透明和有效方面，许多会员国的愿望和合理期望是问题的核心，国家利益和基本原则同样如此。

（以英语发言）

加拿大将与来自非洲的会员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小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以及跨区域集团一道努力，确保它们扩大在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性。但这个问题不仅仅关乎安理会的规模和形式。安理会的方法、否决权以及延长非常任理事国的任期都是审议的内容，我们也必须为此争取尽可能广泛的共识。

同样就我本人的看法而言,我可以指出,我愿意代表我国代表团认真听取大会所有成员的意见。我准备根据我们听到的情况认真考虑加拿大的立场。我愿意与共同主席合作,创造空间,让上述两个方面取得成果。

斯克夫女士(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表示,我们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和波兰大使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造成的特殊情况下出色地工作,在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期间开展共同协调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的艰巨任务。

我还要祝贺波兰的弗罗内茨卡大使和卡塔尔的阿勒萨尼大使被任命为本届会议的共同主持人,并向他们保证,阿根廷将继续开展建设性合作,争取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取得切实进展。

阿根廷赞同意大利常驻代表以“团结谋共识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不过,我想强调几点具体意见。

就在两个月前,在《纪念联合国七十五周年宣言》(第75/1号决议)中,我们承诺为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我们都知道,只有我们重申政治意愿,走向享有尽可能广泛政治共识的解决办法,这个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团结谋共识集团相信,我们必须采取坚定步骤,对安理会进行全面改革,而且安理会改革不应只是那些渴望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

阿根廷重申致力于以透明、包容原则和灵活精神为指导的谈判进程,并重申其根深蒂固的多边使命,以取得成功的结果。我们随时准备与团结谋共识集团一道,继续努力进行可行而又现实的改革,探索临时和替代方案,使我们能够在尊重各国平等和会员国充分轮换的同时达成尽可能广泛的共识。

阿根廷认为,为了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取得具体进展,并为安全理事会改革获得尽可能广泛的政治支持,至关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能够拉近各方

立场并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的共同点。我们需要继续进行实质性讨论,努力实现更大程度的趋同。寻求程序性捷径或将讨论转移到第62/557号决定赋予我们的任务范围之外的问题上,远远达不到这一目标,只会加固我们大家已知的立场,使我们更无法达成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需要达成的政治协议。

团结谋共识集团表现出了灵活性,愿意努力达成妥协的解决方案,其基础是新非常任理事国有较长任期并有可能立即连选连任。这是对以下事实的回应,即增加非常任理事国数目的提议得到全体会员国的一致支持。

正如意大利代表以团结谋共识集团的名义所说的那样,关于需要纠正某些地区,特别是非洲大陆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也达成了共识。团结谋共识的提案解决了这一关切,也是近年来提交的唯一一项折衷提案,其目的是以平衡、公平的方式处理参加审议的各集团所表达的愿望。团结谋共识的提议旨在实现一项使本组织全体会员国都同样满意的安全理事会改革,而不把国家愿望置于共同利益之上。

国家主权平等是阿根廷早在本组织成立之前就业已捍卫的一项原则,这项原则得到尊重的条件是,必须确保能够使所有会员国获得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条件,避免少数几个国家享有特权,并更优先考虑公平的区域代表性。

鉴于否决权的范围、对改革的影响以及对本组织信誉的影响,应该更好地辩论否决权问题。阿根廷认为,否决权约束、削弱并限制了安理会的行动,因此我们支持废除否决权。倘若不能做到这一点,阿根廷将遵守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关于安全理事会打击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行动的行为守则,并遵守法国-墨西哥倡议。

对阿根廷而言,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仍然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倡导安全理

事会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开展工作，并就其行动对整个组织负责。在这方面，阿根廷希望，在下一轮谈判中，民主和问责原则将继续指导这一进程，从而促进会员国最广泛的参与。

新的一年无疑将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挑战。大会可以期待我们的协作和灵活性，以取得反映所有人的承诺而不是少数人强加的意志的具体成果。

瑟纳尔勒奥卢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我们非常赞赏你对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的承诺。

土耳其赞同意大利常驻代表代表团结谋共识集团所作的发言。我将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发表以下讲话。

我们最近面临的挑战突显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今天，加强全球团结与合作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这一努力将从联合国开始，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核心和灵魂。不幸的是，即使在这些困难时期，安全理事会也多次未能充分履行其任务和应对危机。安理会的职责与其业绩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世界各地的公众眼中，安理会缺乏合法性令人震惊。

我们都同意，安全理事会必须更加透明、更具代表性、更负责任、更有效力，我们都同意，安全理事会目前的成员组成没有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产生的历史遗迹。但是，通过赋予少数人特权来重复同样的错误，是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良方的。安理会改革是一个会对会员国的国家利益和联合国的工作产生广泛影响的问题。因此，我们的做法必须是全面、包容的，目的是达成共识。

如果所有会员国都是平等的，那么任何只为少数人服务的改革都不能强加给全体会员国。我们需要关注共同利益，而不是狭隘的国家利益。坚持为了少数会员国的利益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数目，是改革进程缺乏进展的主要原因。我们支持增加选举产生的席位数量，并支持增加所有会员国在

安理会任职的机会。所有会员国，无论大小，无论是发达还是欠发达，都应该有更好的机会在安理会任职。

另一方面，否决权只服务于那些持有否决权的人的国家利益。增加安理会更多相同的权力不会服务于共同利益。相反，这会导致更大的功能失调和更少的责任。如果我们真的想在改革进程中取得进展，我们就需要把重点放在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可实现目标上。

土耳其坚信在政府间谈判中改革进程由会员国驱动的性质优点。我们坚信对话的力量，反对任何程序上的捷径。我们完全相信波兰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大使和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阿勒萨尼大使将作为共同协调人指导这一进程。他们肯定可以得到我们的全力合作和支持。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为共同利益建设性地共同努力，以便达成尽可能广泛的协议。

德拉·富恩特·拉米雷斯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墨西哥赞同以“团结谋共识”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们感谢大会主席召开本次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重要辩论会。我们欢迎2021年政府间谈判的共同协调人——波兰的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大使和卡塔尔的阿里亚·阿勒萨尼大使，并全力支持她们顺利开展工作。

在纪念安全理事会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鉴于当前的大流行病构成的挑战以及对多边主义的质疑，安全理事会需要改革的问题尤其切合实际。必须空前加强团结、国际合作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援助。这些构想和原则不仅在思想方面，最重要的是在实地也具有巨大价值。我们如果仅寻求局部、孤立和自私自利的解决办法，就无法实现全球福祉，因为这种办法仅力图确保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福祉。

因此，目前的框架促使我们重温导致创建安全理事会的形势，以期清醒地评估其成就，认识其

不足。《联合国宪章》表示打算指定五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这一意图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形势。实行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决策中一致表决的做法是为了避免困扰国际联盟的僵局。常任理事国在1945年6月7日旧金山会议期间发表的联合声明所依托的基本原则是，所谓的否决权与其说是一项特权，不如说是一种责任。然而，《宪章》的这一条款并未得到联合国会员国完全同意。否决权的使用使国家间必须普遍享有的主权平等受到质疑。它没有促进团结，也无助于寻求谅解。正如我们多年来看到的那样，否决权加深了安理会成员之间的分歧，削弱了其在国际社会眼中的公信力、合法性和透明度。

出于这些原因以及已经表示的许多其他原因，墨西哥重申，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数目并不代表真正的改革。恰恰相反，这只会加剧导致安理会陷于停顿以及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却不见其踪影的情势。改革必须促成一个首先使我们共同受益的机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的一项基本任务——不能受制于国家利益，更不能受制于少数国家的永久特权。

为了在谈判中取得进展，墨西哥和“团结谋共识”集团提交了一项折衷方案，正如意大利代表概述的那样，这是在第62/557号决定确立的原则基础上实现全面和务实改革的另一途径。这样的安全理事会将更加民主、更具代表性、更加有效和透明。安理会的全面改革将涉及扩大民主选举的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这还不够，其工作方法也必须有明显改观。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取消否决权一直是包括墨西哥在内许多国家的正当诉求，但我们认识到，限制否决权的使用是一项能够立竿见影产生切实成效的提议。法国和墨西哥为避免大规模暴行提出限制使用否决权的倡议已得到105个签署国的支持。这毫无异议地证明，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希望安理会纠正其工作方法，也希望常任理事国更加负责任地采取行动。否决权不能被视为奖励或特权，激发

扩大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数目的欲求。这一做法将使我们远远无法实现联合国的民主化，也无法寻求改进各国和各区域在安理会自身内部的平衡和更大代表权。

简而言之，墨西哥今天发出下述呼吁，以期在下一轮政府间谈判中建设性地开展工作。

首先，必须达成协议，以推进该进程。我们在若干事项上的意见趋同。例如，不反对扩大当选的非常任理事国这一类别，特别是在按照正当要求增加非洲国家席位方面。其次，只要没有就全面改革的具体建议达成一致，就必须继续开展我们的对话，但要本着加大承诺和减少对抗的精神这样做。第三，我们必须以开明的态度和政治意愿听取谈判小组的提议。我们不应立即拒绝这些提议，而是应该以表示关心和尊重的态度加以对待，这适用于联合国的任何多边谈判。第四，必须本着自我批评的态度检视我们的立场，并酌情加以修正。“团结谋共识”集团的提议正在不断得到修正，我们随时准备并且愿意继续这样做。第五，亦即最后一点，我们都希望安全理事会适应现代需求和挑战。改革本身不应被视为目的，而应被视作一种手段，目的是在国际法和国际合作的基础上保障建立一个更加安全与和平的世界。

墨西哥承诺以这种方式为改革进程做出贡献，致力于提高安全理事会的效率和透明度，加强其问责制；我们将在2021年至2022年作为该机关的当选成员这样做。

朴哲珠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今天的大会年度辩论会，讨论安全理事会改革这一重要议题。

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任命波兰的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大使和卡塔尔的阿里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大使为即将举行的政府间谈判会议的共同主席。我坚信，她们有能力也具备领导才干本着透明和公平的精神推动这一进程。我向她们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她们。我还想借此机会表示，

我国代表团真诚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拉纳·努赛贝大使在过去三年担任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期间所做的出色工作。

我国代表团赞同意大利常驻代表以“团结谋共识”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我现在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发表以下几点意见。

首先，我们不应该从国家或集团利益的视角来讨论安全理事会的改革问题，而应该考虑什么做法最有利于安理会和世界的未来。我们都目睹了安理会应对全球流行病危机的情况。支持秘书长呼吁全球停火的决议迟迟没有产生，这表明否决权或威胁使用否决权会损害安理会的工作。这正是绝大多数会员国在以往政府间谈判过程中一贯批评否决权的原因。很难想象增加拥有否决权的新常任理事国数目会提高新的安理会的实效，会更加敏捷地应对国际危机。任何改革都必须解决眼下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加剧这些问题。

此外，世界永远不会一成不变，改革后安理会的任何组成形式都必须具有尽可能大的灵活性，应反映出全球地缘政治动态不断变化的性质。“团结谋共识”的提议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让我们作一个比喻：如果我们都乘坐在一架飞机上，安理会少数享有特权的常任理事国相当于那些坐在头等舱的乘客。我们需要的不是增加头等舱的座位，而是进行一次改革来实现广大会员国的期望，即争取建立一个更加民主、高效、透明、而且更加具有代表性和问责制的安理会。

第二，我们必须努力实现惠及所有会员国而不是少数会员国的民主改革。我们可能会有分歧，但在几个问题上，我们存在共识：非常任理事国应该由民主选举产生；不属于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所有188个会员国都渴望并应该在安理会任职；我们需要改善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小国--的代表性。“团结谋共识”集团关于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提议，即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每个集团在公平地域基础上享有充分代表

权，是一项以这些协议为坚实基础的计划。所以，我认为这是最可行、最民主的方案，会得到各国广泛支持。

第三，我们重申政府间谈判作为讨论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唯一合法平台的核心作用。在推进安理会改革时，我们绝不能采取快速解决办法，而应该努力在会员国共识的基础上实现具有长期效用的改革。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前进的方向，而不是前进的速度。正因为如此，能够在非正式场合进行坦率和深入讨论的政府间谈判是开展谈判和推进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最合适论坛。在这方面，令人关切的是，一些成员最近过分强调程序问题，而不是讨论实质性问题。我们希望，即将举行的政府间谈判会议的讨论将注重实质内容，并扩大我们的共识领域，在以往会议来之不易的进展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推进。

大韩民国与“团结谋共识”集团一道，重申我们坚定致力于同大会和所有集团及会员国合作，以期实现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共同目标。

努赛贝夫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说的是，在大会第七十二届、第七十三届和第七十四届会议期间共同主持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是一项多么荣幸和有意义的挑战。我很高兴看到我去年的共同主席、波兰的弗罗内茨卡大使今年再次接过接力棒，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提供十分必要的连续性和智慧。我祝愿她和卡塔尔的萨尼大使今年在领导政府间谈判过程中一切顺利。

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年度一般性辩论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从更宽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突出表明我们对迫切需要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共识，并且评估我们目前的进展情况。我根据作为共同主席的经历，就这些问题分享一些想法。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显然是一个多极世界，今天的多边体系需要更好地反映这一现实。联合国成立75周年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思考多边体系的相

关性。各国代表在大会高级别周期间所作发言的关键要点之一，是迫切需要更好地改革本组织，以便更加妥善地应对当前的挑战，当然还要应对未来的挑战。不可否认，今天的世界与1945年的世界截然不同，为两极世界建立的工具和机制不再适合在一个多极和日益分裂的世界中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近年来，这种分化使得改革努力更具挑战性。

改革联合国的呼吁有时被视为不现实或不相干，是浪费时间，但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我们作为联合国会员国，不能使本组织与围墙之外的多极世界的现实保持一致，联合国就会失去在现实世界中的相关性。今天，这个体系需要的不是彻底变革，而是自然进化。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近年来，会员国为使联合国有能力实现其宗旨作出了巨大努力。也由于秘书长的领导，我们启动了联合国发展系统、包括其管理结构以及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实质性改革。

这些广泛的改革努力旨在确保联合国的相关性及其有效和合法运作的的能力，我们必须在这些改革努力的背景下来看待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安全理事会——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障者——在过去75年里没有跟上全球局势的根本发展。任何人若想了解一个缺乏有效的多边工具和机制的多极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只需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就足矣。20多年来，如何实现安理会改革的问题一直摆在我们的议程上，但我们在这一进程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如何取得进展？

如果我们集中关注我们工作的进程，就可以看到，这些年来，正如今天大会堂里许多代表所指出，在推进改革方面逐步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

首先，我们集体决定放弃年复一年起草新成果文件的模式。由于会员国大刀阔斧地作了精简，并深入探讨了改革的各个方面，我们现在只剩下两份文件作为我们工作的基础：框架文件和关于经修订的共同点和供进一步审议的问题的文件。在我们

这个将文本演变作为核心工作的组织中，这意味着我们采用的方法更加趋同而不是分歧。

第二，近年来，人们再次关注加强安理会的工作方法。理由很简单：提高安理会的效率和效力不必等到安理会有了新的组成之后。现在就可以实施具有影响力的许多做法，这将大大有助于使目前形式的安全理事会更加合理合法。

第三，我们采用了由共同主席指导讨论的做法，提出重点突出的问题供会员国审议。这有助于我们的会议从反复阐述众所周知的立场转向各代表团之间更直接的对话，以期为达成一致意见开辟新的途径，或至少更好地了解彼此的立场及其背后的理由。我们认为，这些创新为未来几年取得更多进展提供了沃土。

由于我们在上届会议期间的工作因前所未有的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而被打断，而且大多数会员国认为政府间谈判进程不能采用数字形式，我们在所能举行的两次会议上进行了今年可以进一步发展和推进的宝贵讨论，特别是在扩大后的安理会的区域代表性方面。

一些会员国说，政府间谈判平台只不过是重复既定立场甚至拖延改革进程。世界上没有比联合国更注重进程的组织了。然而，目前的形式使会员国能够真正交流想法和立场，直到决定何时应该结束谈判，将安全理事会重新塑造成我们所想要的应对我们集体面临的挑战的机构。

归根结底，安全理事会改革一直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零和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一些国家获益意味着另一些国家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受损或面临直接威胁。我们如果后退一步，就必须认识到，除其他外，一个有可能失去现实意义和合理性的体系将越来越难以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将是所有人的损失。

因此，我们的建议是给这一进程降温，使我们能够向前迈进，并采取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清醒和务实的办法。因此，我们有责任在今年的工作中搭建

桥梁,找到意见趋同的领域,并就改革后安理会的愿景达成一致,使各区域得到公平代表并反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多极性。我祝共同主席在这项重要任务中一切顺利。

伊德里斯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赞同塞拉利昂和科威特代表分别以非洲国家集团和阿拉伯国家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我谨以本国代表身份补充以下意见。

首先,我谨祝贺波兰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大使和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阿勒萨尼大使共同主持本届政府间谈判。我也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代表拉纳·努赛贝大使在过去三年中对政府间谈判的干练领导。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妇女领导联合国最重要的谈判进程已成为惯例。我们高度重视、赞赏并大力支持这一惯例,因为它牢固确立了妇女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随着我们开始本届会议上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和扩大问题的讨论,并且由于安全理事会无疑是多边国际体系的基石,我们必须考虑它最近几个月取得的成就,包括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和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事实上,现在是反思和考虑我们处境的时候了。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为解决人类自本组织成立以来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做了些什么?安全理事会是否使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这个对当选成员和常任理事国不加区分的敌人?在国际合作方面,多边体系是否实现了我们对它的期望?我们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缺乏集体政治意愿来采取大胆措施,弥补国际体系的弱点。因此,埃及相信,实现真正和全面的安全理事会改革是更广泛联合国改革的基本支柱,将振兴多边体系,促进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它还将使我们能够应对当代世界的现实及其前所未有的挑战,努力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愿望,纠正非洲大陆遭受的历史不公待遇。因此,我们必须根据第62/557号决定,继续推进政府间谈判。

我们必须以透明、包容和会员国驱动的方式开展工作,达成一项获得尽可能广泛的政治支持的解决办法,包括解决五个关键谈判问题。在这方面,埃及认为,不首先消除安全理事会的结构性弱点,就不可能对其进行真正的改革。安理会目前的形式包括享有专属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然而《联合国宪章》庄严载入了所有国家平等的原则。

这一缺点表明,《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中概述的非洲共同立场是公平合理的。它要求在原则上废除否决权,但如果不废除否决权,新的常任理事国就应享有同样的权利和特权,包括否决权,以确保公平的代表性和有效改革。埃及再次重申对《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的承诺,特别是因为它们为五大类相互关联的问题提供了全面的愿景。

我想坦率、明确地谈一谈政府间谈判,最近谈判中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政府间谈判进程于2009年确立时,是以真诚对话以及相互尊重、开放、透明和包容为基础的,以期实现真正的安全理事会改革。我们认为,这仍然是实现国际体系改革的唯一途径。

然而,我们注意到,政府间谈判年复一年地从关于安理会改革的建设性对话转变为争夺安理会成员资格的竞争,丝毫不顾改革进程的实质和真正可行性。在这方面,我们反对一些国家企图在战术上将非洲共同立场作为一种致命弱点来利用,同时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是真诚努力确保实现《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的所有内容、促进非洲国家的利益。

根据《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第75/1号决议),我呼吁所有会员国为政府间谈判注入新的活力——通过理解而不是相互竞争;讨论五大类改革问题,而不是浪费时间,就谈判进程自身机制进行次要和无用的对话;以及寻找基于相互理解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反映当前平衡的文件,来实现这一目标。我要提出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否决权议

题能否为我们找到解决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问题的办法？

最后，我希望本届会议期间所做的努力将侧重于寻求集体意志，以取得真正的进展，并在各国和各集团之间建立共识，从而达成一项得到尽可能广泛接受的解决方案。我再次强调，埃及致力于与联合国各会员国合作，以期实现全面改革，促成一个更加透明、可信和公平的安全理事会——一个能够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有效发挥作用的安理会。

石兼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日本赞同巴西代表以四国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请允许我以本国代表的身份补充几点。

日本赞扬及早任命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波兰的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大使和卡塔尔的阿里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大使，我们感谢即将离任的共同主席拉纳·扎基·努赛贝大使所做的贡献。主席先生，日本也欢迎你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在本届会议期间增加政府间谈判会议的次数。主席先生可放心，在整个会议期间，你和共同主席将得到日本的全力支持。

9月21日，代表世界各国人民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了《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第75/1号决议），联合国会员国在其中承诺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现在是重振政府间谈判工作的时候。

日本坚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主要捐助国的作用，以使安理会更加合法、有效，更具代表性。在这方面，我要重申，我们支持《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所述的非洲共同立场。在2019年8月于横滨举行的第七次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上以及第七十四届会议的政府间谈判会议期间，日本明确表示支持非洲共同立场。

日本还认为，在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新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应分配给有能力也有意愿担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大任的会员国。

为了给我们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我愿提出三点具体建议。

首先，鉴于我们在上届会议期间仅仅举行了两次政府间谈判进程会议，日本谨请共同主席在年底前立即召开本届会议的首次会议，以此直接接续第七十四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前两次会议。我们如若无法举行面对面会议，就必须展现出灵活性，探索如何继续开展我们的工作。另外也请共同主席制定一项重点突出、附加说明的议程，以避免会员国在其一般性发言中重复众所周知的立场。

其次，应该改进政府间谈判的方式，以便这一进程更加开放、透明和包容。具体而言，我们应该将大会议事规则适用于政府间谈判进程。应保留正式记录，并推行网上直播。政府间谈判必须从一个讨论论坛转变为一个合法的谈判进程。

第三，政府间谈判讨论应注重成果，为此，应毫不拖延地开始基于案文的谈判。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本届会议结束之前商定一份将作为我们政府间谈判依据的单一文件。这一目标可以实现，具体办法是在每一轮会议之后更新订正的要点文件，并在案文中表明每个会员国的立场取向。正如我们的同事巴西大使今天提到的那样，在谈判之前达成共识将意味着从终点开启该进程——决不能做出这样的计划。

最后，我要强调，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不应该被用作拖延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讨论的借口。会员国之间的立场分歧应该而且能够通过谈判加以解决。这是联合国的宗旨。主席先生，日本相信，在这一周年纪念会议期间，你和共同主席的领导能力将转化为更多的政府间谈判会议，以及注重成果的深入讨论。

蒂鲁穆尔蒂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召开本次辩论会。我国代表团支持你努力使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取得成功。

印度赞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代表以L.69国家集团的名义以及巴西代表以四国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们也赞同塞拉利昂代表以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以及巴巴多斯代表以加勒比共同体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们欢迎及早任命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并向波兰常驻代表弗罗内茨卡大使和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萨尼大使表示祝贺。

如今的安全理事会是一个遭到削弱的机关，一直无法可信地行事，这主要是因为它不具代表性。但是，我们也必须问一问：我们似乎全身投入的政府间谈判进程正在发生什么？十多年来，该进程毫无进展，我们听到的全是就改革的必要性发表的豪言壮语。该进程没有取得进展，不仅因为它是非正式的，而且还因为它没有议事规则和记录。十年来一直如此。我们被迫保存自己的笔记，这给所有中小国家造成巨大负担。

为中小国家流下鳄鱼眼泪的国家正是让它们甚至无法受到帮助其保存讨论会正式记录这一基本礼遇的国家。这意味着我们取得的任何成果都没有记录在案，来年又重新开始，仿佛以往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甚至连一份谈判案文都没有。政府间谈判已成为大学辩论的平台，而不是由主权会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开展的一个严肃、注重成果的进程。

何以如此？因为少数国家不希望我们继续开展该进程。这些国家阻碍了政府间谈判取得进展。它们正在以政府间谈判为烟幕，以防自己露出马角，包括空口支持安全理事会改革。它们提出的条件——各会员国达成全面共识——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上周，当我们匆忙行使电子表决权的时候，就发生了那种情况。然而，就政府间谈判而论，这些国家不希望进行表决，更不用说电子表决，而是只会接受全面共识。

我们在大会甚至感到忧惧，不知该如何使用我们自己的领导人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第75/1号决议）中一致采用的措辞。授权给共同协调人的大会主席来信没有提到“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第75/1号决议，第14段）这一措辞。我希望，我们没有在墨迹未干之前就开始背离《宣言》。

关于领导人问题，大会在一般性辩论期间听到世界各国领导人同声呼吁紧急改革多边决策架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莫迪总理在转达我国10多亿同胞的愿望时问道，改革进程是否会顺理成章地结束（见A/75/PV.3）？关于政府间谈判，我们今天在这里依然提出的问题是：改革进程何时开始？

到第七十五届会议结束时，取得的进展将是什么？

首先，我们希望看到大会议事规则适用于政府间谈判，以促成一个公开、包容和透明的进程。

其次，我们呼吁开启基于案文的谈判。我们要取得进展，就必须具备一份反映会员国所有立场和提议的案文。

第三，我们要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所述的非洲共同立场。在最近的不结盟国家运动首脑会议上，120位领导人首次表示支持非洲共同立场。我们切莫偏离该讨论的主题，单单要求增加非洲的席位。相反，我们必须要求为所有理应在安全理事会获得席位的国家，包括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分配更多的席位。

为此，我们需要一个严肃和可信的进程。关于实质问题，虽然印度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但请允许我在此重申以作为记录，我们认为，绝大多数会员国和我们一样，都赞成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和非常任两类成员数目。

我不愿浪费大会的时间对巴基斯坦代表不相干和不负责任的言论作出回应，每当提到印度，巴

基斯坦代表就发表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式的言论。这是一个用来严肃辩论的论坛，而不是用于无意义的指控。

我们需要确保今年取得决定性进展。如果没有决定性进展，我认为那些支持真正改革和希望兑现我们领导人所作承诺的人将被迫超越政府间谈判，他们也许会期待大会本身拿出成果。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重新思考政府间谈判进程本身。

主席先生，我相信，你作为大会主席，将确保政府间谈判取得成果。上一届政府间谈判由于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爆发而意外中断，但其他联合国机构和进程设法适应了变化的情况，并通过创新形式继续审议。我们希望，本届会议不会再次用疫情的借口通过坚持举行面对面会议来拖延政府间谈判。

印度将继续与所有相信安全理事会改革能够取得真正进展的国家合作。

贝里斯维尔夫人（瑞士）（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瑞士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我还要感谢前共同召集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努赛贝夫人所做的工作，并祝贺两位新的共同召集人卡塔尔大使阿勒萨尼和波兰大使弗罗内茨卡，祝愿她们在其重要工作中一切顺利。

我们欢迎联合国会员国对在安全理事会以及在政府间谈判框架内努力实现更公平分配席位表现出的高度承诺和兴趣。瑞士积极看待安全理事会的扩大。扩大安全理事会应该为某些国家集团，特别是非洲国家集团提供更好的代表性。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强加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当前世界秩序。

瑞士反对增加否决权，并呼吁自愿限制现有否决权，即在审议灭绝种族和其他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时自愿限制该权力。在这方面，我国充分致力于促进、推广和执行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关于安全理事会对灭

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采取行动的行为守则，该守则目前得到121个会员国的支持。

面对政府间谈判框架内的明显分歧，目前没有明确的办法来打破当前的僵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瑞士认为，我们应该考虑设立第三类成员席位，包括非常有限的非常任但可连任席位。这样一个类别将使主要的区域行为体能够在安全理事会拥有更长期的任务授权。每届任期都应足够长，以促进机构知识建设，避免无休止的连任竞选。

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当然必须调整其工作方法，以适应新的现实，但我们认为，改进安理会在目前组成下的运作更为紧迫。因此，瑞士将继续坚定致力于促进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以确保安理会的运作尽可能高效、透明和包容，并加强其对大会的问责工具。

本齐亚内女士（摩洛哥）（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祝贺波兰常驻代表约安娜·弗罗内茨卡女士阁下再次担任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他与安全理事会有关事项政府间谈判进程的共同主席。我也祝贺卡塔尔常驻代表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女士阁下被任命为这一进程的共同主席。我谨向她们保证，摩洛哥将全力支持她们完成任务。我也谨借此机会赞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代表拉纳·扎基·努赛贝夫人阁下在前几届会议中完成的杰出工作。

我国代表团赞同塞拉利昂代表以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以及科威特代表以阿拉伯国家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强调以下几点。

《联合国宪章》指定安全理事会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关。它的任务是明确、毫不含糊的。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每个机构都应各自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履行任务、行使权力。我们还重申我们的立场，我们主张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并使其现代化，改革安全理事会，使其更加有效、高效、透明和有代表性。

安全理事会必须全面改革，而不是小幅改革。它还必须根据第62/557号决定建立的框架，不加排斥、毫无例外地考虑五大类问题，同时考虑到五大类问题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以便指导改革进程。

我们在讨论安全理事会扩大后的规模时，不能不提到成员的类别。在这方面，安理会扩大后的规模将影响公平区域代表性的问题。安全理事会应更具代表性，其扩大不应损害其效力、效率或问责制。对摩洛哥来说，扩大安理会是绝对必要的，但这也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处理的棘手问题。

非洲仍然是唯一一个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类别中没有代表席位且在非常任理事国类别中代表席位不足的大陆，鉴于目前的国际背景，这是不可接受的。对非洲的这些历史上的不公正做法要求我们所有人予以纠正，确保非洲在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中有更多的代表性，至少有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五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在这方面，我谨重申，摩洛哥赞同《非洲共同立场》。《埃祖尔韦尼共识》继续得到大多数会员国的广泛支持，仍然是改革进程的一个可行选项。如前所述，我国支持非洲在两类席位中得到公平和平等的代表性，以确保我们大陆获得公正。随后将由非洲决定其在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中的代表。

同非洲集团一样，阿拉伯国家集团也应该在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中有更多的代表性。阿拉伯国家没有常任理事国席位非常令人遗憾，特别是因为它们深受安全理事会所处理问题的影响。

在这方面，如果阿拉伯国家获得一个拥有充分特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并在非常任理事国类别中得到充分的代表性，那么阿拉伯集团的正当诉求将能够得到满足。此外，我们认为，鉴于否决权问题的范围和其对改革以及本组织公信力的影响，应该对其进行更广泛的辩论。为了公正，我们认为，只要否决权存在，就应该让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都享有否决权。

最后，我谨重申，我国代表团支持两位共同主席，希望本届政府间谈判能够弥补上届会议期间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造成的延误。我还重申，我国代表团决心继续建设性和积极地参与下一轮政府间谈判，并愿意与所有会员国交换意见，以期本着建设性和透明的精神实现安全理事会真正和全面的改革。

叶夫斯京格聂耶娃女士（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

首先，我们谨祝贺波兰和卡塔尔常驻代表获任命为改革安全理事会政府间谈判的共同主席。我们希望他们的行动将基于公正原则，并最大限度地考虑参与这一进程的所有国家的意见。

我们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波兰常驻代表，尽管冠状病毒病大流行（COVID-19疫情）在上届会议期间造成各种挑战，他们还是使谈判取得了合理的结果，最终于8月31日通过了第74/569号决定。

安全理事会的改革不仅是本组织议程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其原因是《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是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机构。在我们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的这一年，我们都在展望本组织的未来，试图确定其发展的最佳途径，如果不改革安全理事会，这是无法想象的。

与此同时，应该承认，就这个问题开展的讨论已经持续多年。联合国会员国在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看不到能够满足大多数国家的一致解决办法。

在改革舞台上，主要角色的做法依然存在重大分歧，有时看法甚至针锋相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除了耐心、渐进地努力实现谈判方法的趋同，别无选择。

我们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作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俄罗斯注意到需要使该机构更具代

表性，主要是给予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代表性。我们赞成纠正非洲遭受的历史不公正，非洲在安理会的席位数目与非洲大陆目前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或非洲国家总数不相称。

与此同时，扩大安理会的任何努力都不应影响其有效和迅速应对新挑战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赞成保持安全理事会组成的紧凑性。其成员的最佳数目不应超过20的低位数。

任何建议，若导致侵犯安全理事会现任常任理事国的特权，包括否决权制度，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应当回顾指出，否决权制度是激励安理会成员寻求平衡解决办法的一个重要因素。使用或威胁使用否决权不止一次阻止了联合国参与令人生疑的活动。

我们提醒大会，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会毫无例外地影响到所有会员国，因此，其最终方案应该获得尽可能广泛的支持。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的改革问题不能仅仅通过算术来解决，不能采用将某些模式付诸表决以获得所需的最低票数来解决。以这种方式取得的任何结果都不会增加安全理事会的信誉，当然也不会增强本组织的力量。

与此同时，我们随时准备考虑扩大安全理事会组成的任何合理选择，包括所谓的临时妥协解决办法，只要它基于联合国内部尽可能广泛的共识。

我们希望，大会主席和政府间谈判共同主席作出的努力，其核心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促进谈判，并基于一项了解，即这一进程应由会员国主导。如果将未经该进程所有参与方同意的文件或倡议强加于人，是不能让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取得进展的。大会前几届会议表明，试图强行解决改革问题而不适当考虑征得会员国的广泛支持是徒劳无益的，也是危险的。

谈判应以心平气和、透明和包容各方的方式进行，不能有主观的时间表。我们必须铭记，在这一过程中不能有人为的时间表，也不应该试图仅仅通过大笔一挥来解决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

我们必须考虑到与COVID-19疫情相关的当前局势。除了会员国，无人有权决定在下一轮讨论中开展谈判的形式。无论如何，应该尽一切努力确保向会员国提供所有必要的工具，特别是口译服务，以便大家充分参与讨论。

我们致力于在现有讨论形式下取得成果，这一承诺保持不变。政府间谈判平台对所有改革问题都具有独特和普遍的合法性。偏离这一平台可能导致整个谈判架构的瓦解，会使这一进程倒退多年。此外，鉴于目前的困难局势，我们不希望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在联合国会员国之间造成新的分歧，或加深现有的分歧。

埃尔索尼先生（利比亚）（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们感谢你在关键时刻主持这次讨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重要会议。我们祝贺弗罗内茨卡大使和萨尼大使获任命为政府间谈判进程共同主席。我们还感谢拉纳·努赛贝大使开展了良好的管理工作，并感谢参与先前谈判的所有代表团、共同主席和秘书处工作人员。

我国代表团赞同塞拉利昂共和国代表以十国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该发言代表了非洲在改革问题上的共同立场。我们也赞同科威特代表以阿拉伯国家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上届会议期间因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而难以召开会议，我们希望，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政府间谈判可以进入新的阶段。

正如各位代表所知，联合国会员国再次强调，在实现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以及与安理会有关的其他事项方面，大会负有主要作用。毫无疑问，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努力，以便取得进展，达成合乎逻辑的共识，除非我们坦率直言，尽一切努力理解我们的关切，否则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还必须努力通过已经进行了太久的政府间谈判进程来实现预期目标。在一些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我们有可能达成一致的立场。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强调开始认真谈判的重要性，同时要考虑到

迫切需要改革安理会，以透明和有效的方式发展其工作方法，促进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必须参与安理会举行的所有讨论。

今年我们纪念《联合国宪章》七十五周年，《宪章》旨在通过维护国际法律和条例来管理国家间关系，防止因国家行为而产生的危机和战争。这一目的的基础是预防性和威慑性外交，这主要依靠所有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原则真诚行事的意愿。

世界上出现了与1940年代和1950年代不同的重大新发展，迫使我们采取重要步骤适应这些新情况，并对被赋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任务的联合国最重要机构安全理事会进行改革。

这种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最重要的是必须确保席位公平分配，特别是就非洲大陆而言，该大陆有54个会员国，几乎占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三分之一。很难相信非洲大陆在安理会仍然没有常任理事国席位，尽管其议程的70%以上涉及非洲问题。

每个人都知道，现在是结束对非洲大陆的历史性不公待遇并承认非洲的要求是合法和现实的时候了。非洲通过《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支持的共同立场，多次表达了这些要求。这一立场要求非洲在安全理事会拥有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拥有包括否决权在内的所有特权，以及另外两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进程要求我们全面审视改革的各个方面，同时考虑加快实施

改革的必要性。正如大会所知，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能通过展现集体意愿，同时铭记过去在安全理事会席位分配及其工作方法问题上的不公正做法，这些方法已证明是不民主的，有些人会说是独裁的。这些方法使某些国家成为悬在世界上其余国家头上的一把剑。

我认为，大会所有成员都已经看到，过去十年来，利比亚一直是安全理事会争议和严重分歧的直接受害者。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发展安理会与代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大会之间的关系，以便协调这两个机构的工作，并确保它们不会像它们是分属两个不同组织的两个不同机构一样，相互矛盾。

最后，利比亚强调，我们随时准备通过10国集团和阿拉伯集团参与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的复谈。我们希望这些谈判将在今年年底之前以一切可能方式启动。如果安全理事会能够举行虚拟会议来讨论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那么，举行会议讨论同一个安理会的改革问题应该不难。

我们还表示，我们希望政府间谈判的恢复将标志着一个严肃进程不加拖延地开始，这一进程将汇集并记录所有集团谈判代表的立场和一致意见。这将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大会堂开始真正的对话，从而有助于实施有效改革，这将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下午1时15分散会。